

Kabul: Dangerous Journey

喀布尔：危险旅程



身着布尔卡的喀布尔女人

时隔两年，喀布尔已不是作者心中的印象。仅从外表看，西方文化的入侵可以说无孔不入，男人们开始穿西装，女孩不再面罩遮掩，露出了湛蓝的眼睛和美丽的面庞。音像店像雨后春笋，性感女星的巨幅照片堂而皇之地贴在店门上。

令人痛心疾首的是，我们的一些女同胞竟然不远万里，在异国他乡干起了“特殊行当”，这不仅有损国人形象，也害得女孩拽拽受到了牵连，在街头她被人用石头、红萝卜、玉米棒追打，一向无所畏惧的旅行家，竟成惊弓之鸟……

女孩拽拽

阿富汗的边境小镇吐尔汗只有一排排简易的平房，但却店铺林立，人群车马川流不息，成堆的孩子们四处乱窜，热闹非凡。对比以往凋零荒寂的景象，很难相信这么多人都是在短短两年之内，从蔓延了三十多年战火的土地上冒出来的。人的生命力真是顽强啊！

两年前这里的边防检查站正在修建办公室，可爱的小战士们在我的镜头前纷纷露出羞涩稚嫩的微笑，驻地长官还邀我在泛着潮气和泥土味的工地上共进了一顿午餐。如今，不仅路边的检查站早已建好，红墙白瓦的靠山营地也已竣工，而军人们全都换上了冷漠肃穆的面孔，一副公事公办的派头，神情麻木地处理着各种事务。

出租狂奔，生死时速没商量

我和晓宇办完入境手续，走到镇子上找车去喀布尔。刚问了一两人，就有百十来号人闻讯而来，将我们里三层外三层围个水泄不通，个个目光如炬，直盯着我们。见惯了这种场面，我有些见怪不怪了，继续问我的路、谈我的价钱，

晓宇却是头一次遭遇这样怪异的场面，仿佛一头被围攻的困兽，神经紧绷焦躁不安，直想拉着我往外冲。我一再安慰他，却无济于事，眼见他濒临抓狂，只好胡乱指了一个司机，让对方把车开到跟前，拯救我们突破重围。

眼看我们已经挤进了车里，周围的人群仍不死心，把脸贴在四面车窗上，死死地盯住我们。炎炎的烈日下，车里竟然被遮挡得阴暗无光，我隔着沾满灰尘的玻璃看过去，各色冷漠的面孔隐约模糊，似真似幻，活像恐怖片里被僵尸或鬼魂围攻的场景。

等司机开出几公里外，晓宇紧绷的神经才缓和下来，开始留意四周环境。我们乘坐的这辆出租车状况良好，四轮完好，坐垫齐全，车窗和前挡风玻璃虽有裂纹，但都还完整。除此之外，就只有司机悬乎的车技可谈了。从吐尔汗到喀布尔正在修建新路，原本烂极的土路没法走了，得时不时绕走河滩山坡——标准的越野赛场地。在车前灰尘弥漫得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下，他居然仍能开得飞快，大把打轮拐弯跨坑毫不含糊；遇到前面堵车，他立马就从路边的山坡蹿过去，或者走壕沟甚至下河去越过这

一段障碍，愣是把一辆破旧的小出租车开出战斗机的气势。我跟晓宇探讨了一会儿，一致认为这个司机兄弟曾在空军飞行队服役过。在一个小时内便超了百十辆车，要是有机会参加达卡尔拉力赛，此人一出，谁与争锋？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奉他为“沙漠浪子”。晓宇意犹未尽，稍后又追加了一个“沙漠愣子”的封号给他，并且之后一直苦思冥想，想取一个更炫的封号，以配得上他让人目瞪口呆的车技。

前在巴基斯坦境内，我们还为了出租车司机开不开空调矫情那点价钱，上了这辆车就不作空调之想了，在司机兄弟飞驰腾挪之下，只要这车能保持框架完整、关键零部件不散落，我就很满足了。当前面没有车辆时，我们把车窗摇下来透气；一旦发现有车靠近，就赶紧把窗子摇上去，屏住呼吸，要是憋很长时间还没穿过尘雾，就打开一张湿纸巾罩住口鼻，小心地呼吸；等浓厚的尘雾散尽，再打开车窗，迎接新鲜空气的拥抱，那一刻心里竟然有小小的幸福感。

尽管这位“沙漠浪子”一路狂奔，我们还是花了9个小时才穿越了崇山峻岭到达喀布尔，比上次多用了3个多小时。

别梦依稀，空叹好景不常

喀布尔的夜晚仍然是我记忆中的那副模样，柔和朴素的民居灯火如星星一样遍布整个大地，沿着城中的几面山坡向上延伸，最终跟天上的星星连为一体，形成全幅浩瀚辽阔的天幕，让人仿佛置身于开天辟地之前的混沌世界。这样的场景本不应存在于现实世界，然而喀布尔却将它生生展现在我眼前，大概这也是我不辞劳苦千里重返的原因之一吧？

虽然两次都是在夜幕中来到喀布尔，但这一次毕竟是旧地重返，不会再懵懂不知方位，一进城就直奔中国大使馆附近的中餐馆，上次在这里住了11

天，自认为对周围环境相当熟悉，点着路口就到了门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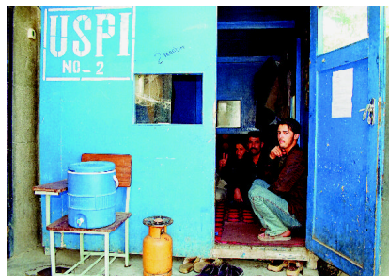
一下车就碰到不少老面孔，久别重逢，少不了亲热一番。刚寒暄了一会儿，一辆锃亮的黑色大奔驰停在餐馆门口，精明能干的东北女老板朴姐钻了出来，看见我们，很是惊讶地问道：“怎么这个时候来喀布尔？”

这话让我不由一愣，“这个时候”有什么特别的吗？朴姐快人快语，马上解释说：“现在阿富汗正在搞新一轮大选，局势紧张得不得了。前段时间国内一个代表团来这儿，一个团员在大街上照了几张相片，马上被美军带走了起来，后来还是大使馆出面才把人保出来。你没看这会儿外面基本上都没什么人了？使馆通知大家没事晚上不要外出。”

居然还有这事，看样子比两年前的局势紧张多了。那会儿虽然时有汽车炸弹袭击城外的维和部队军事基地，后来还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一名瑞士男子与另一身份不明的外国男子被乱石砸死的恶性暴力事件，但官方控制并没有这样戒备森严，老百姓的生活一切如常，城里的气氛反倒比外界通过新闻渠道而了解的轻松很多。不过即来之，则安之，一切见机行事吧。

朴姐安排我们去他们另一处地方住宿，因为是老熟人，给我们优惠价，15美元一个床位，包一日三餐。

在国内15美元都够住上星级宾馆了，可在喀布尔却还得靠老熟人才可能获



USPI 总部门口

得这样的优惠价。若是住其他宾馆旅店，不管条件多简陋，动辄要四五十美元，曾经遭火箭袭击的洲际饭店的房间价格则从85~475美元不等。动荡不安的局势导致这个国家物价高、风险高和交易成本高，不过这一切都难不倒勇气十足的中国人。战争甫一结束，就有不少中国小商人冒着极大的风险来到这里，赚取贸易差价，或者开中餐馆。一盘麻婆豆腐在中国通常卖8元人民币，但在这里可以卖到8美元，当然客人也不会是普通老百姓。实际上，暗地里还有其他不光彩的赚钱渠道，我以后再谈这个让人不快的问题。

卸下行囊，洗去一身尘土，我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拉着晓宇出去遛遛。虽然听朴姐说得悬乎，但是以我长期独自旅行的经验来看，实际情形其实不至于严峻如斯，只要不去危险地段，不接近陌生人，阿富汗目前的社会治安情况不会太糟糕，美军更是没理由随便抓我们，否则我讲述给大家的将会是一个更精彩的故事，那正求之不得呢。

拦了辆出租车，朝着中国餐馆附近一片灯火通明的地方走去。不记得以前有这么片地方，现在居然发展成本地食府一条街了。临近晚上10点半，大多饭店都打烊了，只留下门前数只日光灯做照明。街上果然行人寥寥，车辆也稀少，冷冷的荧光洒在黑黢黢的夜色里，显得分外凄清。穿过公园旁的巷子走到另一条大街上，虽然四周都是高楼林立，却也是灯火寂寥，还能听得见我们自己的脚步声在空中回荡。百无聊赖地等了十几分钟，才盼来一辆出租车，送我们回了旅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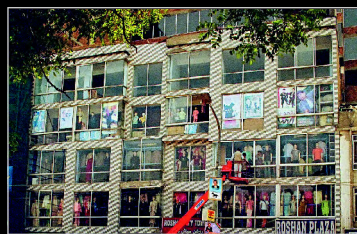
西风东渐，摒弃传统追时尚

第二天，我睡到日上三竿才起床，一扫连日来在白沙瓦的工作劳顿，背上照相机和晓宇兴致勃勃地出了门。

我们所在的是一片棋盘式的住宅小



喀布尔的星期天市场



喀布尔的时装店



晓宇在喀布尔的音像店

区，每家都是独栋的两三层小楼带个面积不大的后院，鲜有露台，一进大门便是车库，楼与楼之间只有几十厘米，门口都有持枪警卫防守。我们隔壁那家更离谱，门口建有一个独立的保安室，每班都有四五个警卫值守，外圈摆着厚厚的水泥防护墩。经常有顶着粗大天线的“沙漠王子”出没，不少身手敏捷的精壮大汉时来时去。直到好几天后我受邀进去参观以后才弄清楚，这里竟然是阿富汗最大的保安公司USPI（US Protection and Investigations 美国保安调查公司）总部，安装有现代化的通讯机房设备，肩负着管理、调度、通讯等职责，怪不得如此繁忙。

走上街头，才溜达一小会儿，就发现了不少明显的改变。

本地出身名门的女孩子们不再穿戴从头罩到脚的布尔卡，取而代之的是在伊朗常见的素黑长袍，头发依然被包裹在黑色头巾里，但美丽的面孔不再躲藏在蓝色格子纱的眼罩后，清晰的轮廓、

白皙的肤色、湛蓝的眼珠在黑色的衬托下，给人以惊艳的效果。虽然在白沙瓦已经被拒绝过很多次，我依然贼心不死，希冀能拍到一两个美丽的中亚女孩。可惜无论我怎样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这些女孩子总是坚贞地守护自己的肖像权，绝不让我拍摄。

过去穿衬衣长裤的本地男人极其稀少，现在穿长袍的人倒成稀有动物了。大多阿富汗人本来就是雅利安人种，再穿上西式服装，很难分辨哪些是本地人，哪些是外国人。服装店里的服饰不仅有正统的西式夏装，还有穿上去松松垮垮的嘻哈装。我本来还担心需要戴上头巾遮住头发，以符合本地习俗，出门前放了一条在包里备用，看来是多此一举了。人们抛弃传统的速度之快，令人瞠目。

音像业应该算是本地的新兴商业。2001年之前的塔利班统治时期，是决计不允许人们听音乐的。2004年阿富汗著名导演阿提克拉希米拍摄了一部号称阿富汗二十年来的巨作《Earth and Ashes》（中文译名：《阿公带我回家》），获了不少国际影展大奖。片里多次出现过一个女人裸奔的镜头，据说当时在全阿富汗找不到一个女演员愿意出演这个角色，最后只得请了一个伊朗女演员上阵。谁会料到，如今音像店像雨后春笋一般开遍了大街小巷？店里供应一些来自伊朗、阿联酋、巴基斯坦的音乐及影视磁带、CD、VCD，更多的是盗版的西方流行音乐、MV、电影，还有巨幅衣着暴露的性感女星海报，被张贴在玻璃大门上以招徕宾客。在一家网吧，我甚至听到隔壁大厅里传来带着嗡嗡杂音的电影音效，那儿居然是间隐蔽的录像厅，上映多部好莱坞电影，其中不乏暴露尺度大胆之作。

喀布尔鸡街、花街一带，算是最繁忙的商业区。除了招牌还有一些本地文

字，无论是店铺的风格、种类，还是人们的举止、打扮，都已经没了阿富汗昔日的影子，甚至连伊斯兰文化的影子都消失了。

无孔不入的西方文化，在短短几年内将这个曾经最严格、最保守的伊斯兰国家彻底改头换面。

尊严尽失，女同胞自毁形象

相比本地女孩受人尊重的有限开放，我发觉身为一个黄种女生的待遇却每况愈下。

上次来时，我的阿富汗朋友金龙提醒我：别告诉他人我是中国人，因为一些来自伊朗的中国妓女已经在本地小有“名气”。当时感觉有些憋屈，总觉得是我，她们是她们，只要我自己表现得庄重，就一定得到应有的尊重。后来果然遇到过一两次本地商人在他们店里用猥琐下流的口气叫我“琴那亦”（达里语，‘中国人’的意思。达里语是阿富汗的两大官方语言之一）。那些人的素质自然也高不到哪儿去，但无端受到这样的轻侮，心里多少有些不快。

这次来，情形就更离谱。由多种渠道得到的消息，目前阿富汗的这种中国女人不仅人数激增，质量也严重下降，不少年老色衰的女性，在姐妹们的号召下纷纷从国内直接前来“开拓市场”，设在北京的阿富汗使馆已经拒绝了一些中国女性的签证。而来了阿富汗的这班人语言不通，普通话都说不好，更别说讲英语或本地话了，只能依附在本地的中国餐馆、发廊里。她们为了招徕生意，不仅扩大服务范围，还猛打价格战，搞降价促销。

过去，饥渴的维和士兵们是她们的主要客户，一夜花费100美元。上次我在中餐馆时，正碰上一黑一白两个粗壮的美国大兵到餐馆里来找女人，我当即疾言厉色地告诉他们：餐馆里没有那

样的女人。对方赖在那儿不肯走，坚持说有。争执了一小会儿，那俩说下次再来，扭头走了。当日还以为是两个饥不择食的大兵找错了地方，没想到他们还真是这里的铁杆客户。怪不得这次我们一到餐馆，女老板立刻把我们安置到别处。后来返回餐馆一两次，她也总是把我们匆匆支开。

《古兰经》上说：绝对杜绝淫乱，认为“淫”的出现是由于人性的粗野，“淫”会破坏社会制度。为此《古兰经》制订了涉及人们吃穿住行各方面的一系列详细教规，影响了全世界穆斯林们数千年来的生活。然而现在，手头并不宽裕的本地男人花不多的钱也可以得到妓女的特殊招待。如此低廉方便的服务，诱惑了越来越多的人做出“恶行”。作为“恶行”的源头，她们当然不受人欢迎。

同时，中餐馆因为竞争对手的增多，生意日渐清淡，为了揽客也会有意留一些妓女长住于此。另外《古兰经》中禁止饮酒，把它作为一种秽行，恶魔的行为，应当远离。所有伊斯兰教国家都规定在本地普通餐馆和商店里禁止销售酒类，外国餐馆不可以销售酒类给本国人。然而有些中餐馆往往只重利润，将酒偷偷卖给本地人，甚至以此牟取暴利。其他惟利是图的不良行为就不一一列举了。

频频遭袭，我成了替罪羔羊

种种缘由，造成了国人的名声由最初的受人尊重，变成如今的遭人鄙夷。朴姐自己也提过，美塔战争一年之后，她被公司派到这里来做重建项目，在大街上本地人会神情恭敬地主动给她让路；然而过了一年，也就是我去的那年，本地人的态度已经没那么尊重了；现在她已经不敢在大街上露面，外出时总是尽量待在车里。

出门旅行本是盼着有些独特的经历，然而这次和晓宇一起重返喀布尔，

我却有了他不曾遭受的极为糟糕的独特经历。我们四处参观，美国兵并没有找过我任何麻烦，反倒是某些本地人，屡次从背后砸我。有次我独自去逛星期天市场，背部突然又被砸了一下，我猛地回头，本来没看到谁肇事，然而不远处有个身高一米二左右的男孩正作势躲向一辆车后，明摆着做贼心虚。我生气地走过去想质问他，男孩拔腿就跑，于是我们俩在街头上演了一出追逐战。追出去五十来米，男孩如泥鳅一样钻进人群跑得无影无踪，气得我泪水满眶。过路的人见状围上来劝慰我，并纷纷出言谴责那个男孩，一个警察甚至招来好几个同伴，帮我去找人，最后当然无果而终。

经事后统计，袭击我的可能多半是本地少年，砸过我的东西有小柠檬、小红萝卜、啃完的玉米棒子，最后一次可能还是用弹弓和石子儿，打得我的腿生疼，肿起一个包。自那以后，我在人群之中走路便如惊弓之鸟，时不时要神经质地瞄瞄身后，而晓宇自此则主动承担起护卫任务，人多时总是走在我身后，小心地防备着他人再度偷袭我。

跟金龙谈起这事，他告诉我，一些韩国和日本女人在这里也有类似的不快遭遇。

因为同一种肤色，即使那些女人的生活离我很遥远，她们的行为更是与我毫不相干，然而迈出国门，到了完全不同的异域，我们竟然被联系在一起，一损俱损。不要以为只要不涉及自己，旁人的行为就与自己无关；更不要自私地以为，自己的行为与他人无关。人的本质属性是社会性，每一个人的行为都会影响到与自己相关联的人群，小到家人，大到整个世界。希望将来某一天，我们的后代不会因为自己所在的家庭、集体、城市、国家、种族而平白遭受到不公平待遇。

（责编 晓鸣）